

福楼拜的鹦鹉



[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著 汤永宽 译

Julian Barnes

译林出版社



FLAUBERT'S
ARROT





福楼拜的鹦鹉

[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著 汤永宽 译

FLAUBERT'S PARROT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楼拜的鹦鹉／(英)巴恩斯(Barnes, J.)著;汤永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
(译林现代经典)
书名原文:Flaubert's Parrot
ISBN 7-80657-818-8

I.福... II.①巴... ②汤... III.传记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2944号

Copyright © 1984 by Julian Barn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0-013号

书 名 福楼拜的鹦鹉
作 者 [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译 者 汤永宽
责任编辑 林 逸
原文出版 Picador, 198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4
字 数 156千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18-8/I·597
定 价 (精装本)15.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当你给一个朋友写传记的时候，
你必须写得仿佛你是在报复他似的。

——福楼拜，致欧内斯特·费多，1872

译 序

当我应吾友李景端先生之邀为译林社移译此书时，初以为作者不过是以福楼拜的“鸚鵡”起意而引出一组轻松幽默、隽永机智的散文随笔以愉悦读者而已，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本身恐无多大关系。英国作家往往擅长此道。然而直至我译成此书，领悟作者于此自有其独特的匠心：作者意在写这位伟大的法国小说家的生平，为这位献身文学事业而甘愿终生独身在穷乡过着隐士般的孤寂生活，苦心孤诣、潜心创作、遣词造句力求散文的韵律节奏，以期达到尽善尽美的文体家、小说家立传，但又不愿囿于俗套，编年式地平铺直叙，静态地罗列事实，而以“鸚鵡”作为切入点——作者选择这个切入点并非出于偶然，鸚鵡数度出现于福楼拜的生活，更是福氏的一个著名中篇小说《一颗单纯的心》女主人公费丽西蒂的宠物，因此迄今法国两所纪念福氏的博物馆均有专橱陈列鸚鵡。写福氏现存的三座塑像及爱玛·包法利眼睛的颜色；并以福氏家族的年表，世人与评论家对福氏的种种“指控”，以及福氏的情人、女诗人路易丝·科莱“现身说法”般的绘声绘色的诉说等等内容，多角度、曲折多姿地描绘了这位开现实主义文学先河的文学大师居斯塔夫·福楼拜的生平



和作品。不仅如此,作者以一个化名为杰弗里·布雷斯韦特的外科医生第一人称的口吻,引导人们走近福楼拜,引人入胜地演绎传主的一生: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创作,他的病痛,以及他的感情生活……

这是一部独特的传记,又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无怪乎英美一些著名小说家都交口称誉,他们称道这是“一本复杂、精细而又使人愉悦的小说”(英国老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语);是“1984年英国出版的最佳小说”(约翰·福尔斯语);是“一本予人以狂喜的书,使人愉快又使人充实”(《第二十二条军规》作者约瑟夫·海勒语)……

本书作者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是近年在英国文坛颇为活跃并多产的优秀小说家。1946年生于英格兰中部的列斯特,196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69—1972年任《伦敦星期日报》编辑,并参与《牛津辞典增补本》的编纂工作。1972年起为自由撰稿人、作家,写电视评论和小说。主要作品除本书外还有:《伦敦郊区》(Metro Land, 1980),《在她遇见我以前》(Before She Met Me, 1982),《盯住太阳》(Staring at the Sun, 1986),《十又二分之一历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 1/2 Chapters, 1989),《尚待商榷》(Talking it over, 1991)和《豪猪》(Porcupine, 1992),《来自伦敦的书信》(Letters from London);幻想与讽刺的小说《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短篇集《横渡海峡》,以及近年出版的写三个人物相恋的《爱及其他等等》(Love etc.)等。他迄今发表的八部小说,已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多次获得大奖及褒扬,其中包括两次获得布克奖(1984年因《福楼拜的鸚鵡》,1998年因《英格兰,英格兰》)。在

法国，他是获得医学奖（因《福楼拜的鸚鵡》）和妇女奖（因《尚待商榷》）的惟一英国作家。1993年曾由德国汉堡FVS基金会授予莎士比亚奖。可以预期，巴恩斯的这部传记小说，无疑也会受到中国读者的赞赏。

汤永宽

2002年初春于沪西



目 录

第一章 福楼拜的鹦鹉	1
第二章 年表	18
第三章 发现者 收藏者	37
第四章 福楼拜的动物寓言集	52
第五章 喀嚓!	76
第六章 爱玛·包法利的眼睛	86
第七章 横渡海峡	97
第八章 火车观测员对福楼拜的导游	133
第九章 福楼拜的不足凭信之作	145
第十章 指控种种	161
第十一章 路易丝·科莱如是说	177
第十二章 布雷斯韦特的公认概念词典	199
第十三章 纯粹是故事	208
第十四章 试题	223
第十五章 那么鹦鹉呢	237

第一章 福楼拜的鸚鵡

六个北非人在福楼拜的塑像下正玩着滚木球^①。在拥挤的交通车辆的隆隆声的上空震响着清脆的劈啪声。一只棕色的手用手指尖,最后一次冷嘲地抚弄一下银球以后,便迅速地把球发了出去。银球沉重地弹跳着坠落地面,在坚实的尘土上成曲线慢慢滚动。那掷球的人继续保持着像一尊漂亮的临时塑像的模样,双膝微微弯曲,右手出神地伸展着。我看他穿一件卷起的衬衫,一只赤裸的前臂和手腕背面有一个斑点。我起初以为那不是手表,也不是刺的花纹,是一张有色画图:沙漠里为人们盛赞的一位政治圣者的面孔。

让我从那座塑像开始:上面提到的那座塑像,那座并不漂亮的永久塑像,淌着铜色的眼泪,领带松弛,称身的背心,宽大的裤子,胡须拉碴,小心翼翼,孤零零的,这就是传给后代的人物形象。福楼拜没有回报你的注视。他从白衣修士广场向着大教堂朝南越过这座他鄙视的城市望着城外,而这座城市必然也多半对他不加理睬。他的头仿佛自卫似的高高抬起,只有鸽子才能看到这位作家秃顶的全貌。

这塑像不是原先的那个。德国人在1941年把那第一座福

① 法式滚木球游戏(boule),通常使用金属球。



楼拜塑像连同栏杆和门环一起拿走了，或许它被加工成了帽徽。大约有十年光景，底座上空空的。后来鲁昂有一位爱好塑像的市长，重新找到了由一个叫利奥波德·博恩斯塔姆的俄国人制作的那个原始石膏模型——市议会于是批准重建一座新的塑像。鲁昂为自己这座城市买了一座含百分之九十三的铜和百分之七的锡的卓越的金属塑像。铜像的铸造者们，如夏蒂雍的吕迭埃，他断言这样一种合金保证能抗腐蚀。另外两个城镇特鲁维尔和巴兰，也促成了这项工程的建设并接受了石雕的塑像。石像不如铜像禁得起磨损。在特鲁维尔，福楼拜的一条大腿不得不加以修补，胡须一小块一小块掉落下来；建筑的金属丝像枝桠似的从它上唇的混凝土残屑上蹿了出来。

也许铸造厂的保证是可以相信的，也许这第二版的塑像会持久存在下去，但我看不出有任何使人信任的根据。多少跟福楼拜有关的其他东西没有一件是持久的。他死了不过一百年多一点，所有保留下来的都是纸张。纸张，观念，警句，隐喻，以及可以变为声音的精心构作的散文。碰巧，这正是他所向往的；感伤地抱怨的只是那些钦佩他的人。作家在克鲁瓦塞的住宅在他死后不久就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用破损小麦提炼酒精的工厂。要摆脱他的雕像也不用费多大事：如果一个塑像爱好者的市长能竖立一座塑像，另一个市长说不定是个书生气的政党路线的拥护者，读了部分萨特论福楼拜的文章^①，可能会狂热地把塑像推倒。

我从塑像说起，是因为我整个计划就从这里开始。为什

^① 让-保罗·萨特有一部论述福楼拜的专著，题为《家庭的白痴》。

么作品总是促使我们追逐作家？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他清
净地独自呆着？为什么有了这些书还觉得不够？难道福楼
拜要这些书写成这个样：更相信作品文本的客观提示性，而
对作家的个性则觉得无关紧要，可是我们仍旧不听劝说，一
味去追索：形象，面貌，签名；百分之九十三含铜量的塑像，纳
达拍摄的照片；一块布片和一缕头发等等。人们怎么会变得
这样粗俗地一心想拥有这些遗物？难道文字还不足以使我们
相信吗？是不是我们以为一生的遗物含有某些有助于认识的
真实性？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①死去的时候，他那个有生
意头脑的苏格兰保姆，把她声称早在四十年前就悄悄地从作
家头上剪下的头发向人们出售。那些崇拜者、探索者、研究
者，买下了足够填充一只沙发的头发。

我决定把克鲁瓦塞留待以后再提。我在鲁昂要呆五天，
童年时代的本能，仍然使我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在最后。
作家有时是否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冲动呢？慢，且慢，最精彩的
还在后面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何以有些未完成的作品却
又是那么撩人心意呢。有两部作品立刻就在脑子里出现：《布
瓦和白居歇》，福楼拜企图用这部作品包围和征服整个世界，
整个人类的奋斗和失败；而《家庭的白痴》，萨特则试图把整
个福楼拜都围住并使他屈服：把这位作家大师，这位中产阶
级大师，这位使人恐怖的人物，这个敌人，这位圣者，围起来
并使他屈服。这一下就结束了头一项计划；而判断不足则压
缩了第二项计划。

① 斯蒂文森(R.L. Stevenson 1850—1894)，英国著名冒险故事和散文作家，
其脍炙人口的小说即为《金银岛》。



我一度曾想自己写书。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甚至写下了一些笔记。可我是个医生,总跟孩子们厮守在一起。做一个大夫是我能干得好的行当。我的妻子……死了。孩子们如今分散在各地,他们在感到良心谴责时才给我写信。自然哪,他们有他们的生活。“生活!生活!要有所建树!”前些日子我读到福楼拜这样的感叹。它使我感到仿佛是一座有条修补过大腿的石雕像。

是那些没有写出的作品吗?它们不是愤慨的理由。书已经太多了。而且,我记得《情感教育》的结尾。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同伴德洛里埃回首当年。他们最喜爱的回忆是,多年前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時候去逛了一次妓院。为此他们事先做了周密的计划,他们临时特地把头发卷了起来,并且偷了鲜花准备送给妓女。可等他们到了妓院,弗雷德里克却慌张起来,于是他们两人都逃跑了。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福楼拜暗示,这难道不是最可靠的欢乐形式,那预期的欢乐形式吗?谁需要非闯进那预期的欢乐得到实现的凄凉的阁楼?我把我在鲁昂的第二天消磨在到处转悠,想辨认出我于1944年来此时经历过的那些部分。那些大的地区当然受到了轰炸和枪炮的轰击;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他们还在修缮大教堂。在单调的记忆中我没有发现添加了多少色彩。翌日我驱车西行到了卡恩,接着又向北去了海边。循着一连串由国家旅游部和运输部竖立的、已经风雨剥蚀的铁路路标前进。这是一条沿着登陆海滩的环行路:是旅游路线上的一个码头。在阿洛芒希以东就是英国和加拿大的海岸——黄金,朱诺^①,剑。没

① 朱诺: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专司生育和婚姻。

有一个富有想像力的文字选择，远不如奥马哈和犹他^①使人难忘。当然，除非有不同寻常的行动，能使语言文字永志不忘，而不是反过来让语言文字使行动为人们所记忆。^②

滨海的盖厄，滨海的古瑟勒斯，滨海的维尔，阿斯内勒斯，阿洛芒希。沿着狭窄的背街走，你会突然碰上一个皇家工兵广场或者一个温斯顿·丘吉尔广场。生锈的坦克翘立在那里护卫着海边的小木屋，石板纪念碑像轮船的烟囱用英语和法语宣告：“欧洲，在这里于1944年6月6日由于盟军的英雄行为而解放。”静谧极了，一点儿也不险恶。在阿洛芒希我往观赏望远镜(*Très puissant 15/60 Longue Durée*^③)投入两枚一法郎硬币，探索那像海象般蜿蜒远至海口的桑树港。点，划，划，划，混凝土的船坞小闸这样排列着伸展开去，水闸两边海水悠然流过。鸬鹚已在这些战时废弃的正方形的巨砾上开拓殖民。

我在那家俯视海湾的海军旅馆进午餐。我同我那些朋友牺牲的地方离得很近——那是在那些年月意外结识的朋友——然而我无动于衷。英国第二军第五十装甲师。记忆从它们躲藏的地方浮现，但不是激动，连激动的记忆都不是。午餐以后我去了博物馆，看了一场关于当年登陆的电影，然后

① 奥马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城市；犹他，美国一州名，曾在该州花园城银矿中进行核试验，发现 μ 介子压离地球表面越深之处，其数目和能量越增加，因此称犹他效应。

② 谚语中有“*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行动比语言更响亮”；或“行动胜于空谈”）。

③ 法语：功能强大，而耐久。



驱车十公里到巴约去观察九个世纪前另一个横渡海峡入侵的陈迹。玛蒂尔达女王的挂毯像与平坦的电影画面连成一片。这两起事件似乎一样使人惊奇：一起发生得太遥远简直不像是真的，而另一起则太熟悉也使人怀疑是否真实。我们该怎样抓住往昔？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在我是个医科学生的时候，有几个恶作剧的人把一只涂满油污的小猪放进了举行期终舞会的大厅。小猪在人们的大腿中间不安地蠕动，躲避捕捉，尖声大叫。人们想把它捉住，结果都跌倒了，在整个过程中显得荒唐可笑。过去的事情似乎往往就像那只小猪所表现的那样。

在鲁昂的第三天，我走到了主宫医院，这所医院是居斯塔夫的父亲曾经当过外科主任的地方，也是作家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沿着居斯塔夫·福楼拜大街经过福楼拜印刷厂和一家叫福楼拜的小吃店，你无疑感到你正向正确的方向走。靠近医院停着一辆标致牌仓门式后背的白色大客车：车身漆着蓝色的星星、电话号码和“福楼拜救护车”字样。这位作家是医生？不大可能。我记得乔治·桑对她的年轻的同行严肃的斥责：“你制造凄凉，”她写道，“而我制造慰藉。”这辆标致牌车子该叫做“乔治·桑救护车”。

在主宫医院，接待我的是一位瘦削的神情烦躁的看管人，他穿的那件白大褂使我迷惑不解。他不是医生，不是药剂师，也不是板球裁判员。白色的大褂含有抗菌和纯洁的判断的意思。一所博物馆的看管人干吗要穿上白大褂——为了保护居斯塔夫的童年不受细菌感染吗？他解释说博物馆部分地为纪念福楼拜，部分地则为介绍医学历史，接着便匆匆领我

参观一圈,在我们身后喧闹而有效率地把门都锁了起来。他领我看了居斯塔夫降生时的房间,他用的花露水、香烟罐和他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作家各种不同的、进一步证实他经历的、从英俊少年到大腹便便秃顶的自由民这一悲惨的早年转变的肖像。有人断定这是由于患了梅毒。也有人辩驳说这是正常的19世纪的衰老过程。或许这只是他的身体具有的一种礼貌感:当内在的精神宣布它过早地衰老的时候,躯体就竭尽所能加以证实。我不住提醒自己,他有一头漂亮的头发。可这一点老不容易记住:照片把每个人都搞得似乎模模糊糊的。

另外一些房间里摆着18和19世纪的医疗器具:沉重的金属遗物如今都变成了尖尖的,还有气泵的口径大得连我也感到吃惊的灌肠器^①。当时医学准是像这样一种使人激动的、不顾一切的、凶暴的营生;如今则全是药片丸剂和官僚主义。或者,是不是就因为过去似乎比现在含有更浓烈的地方色彩呢?我研究过居斯塔夫哥哥阿希尔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叫做《对绞窄性小肠疝气进行手术时刻的几点思考》。一种出现在兄弟之间的类似情况:阿希尔的这篇论文后来成为居斯塔夫的一句隐喻。“面对着我的时代的愚蠢,我感到那憎恨的浊流使我透不过气来。好像患了绞窄性小肠疝气那样,粪便冒上了我的嘴边。可我要把它保留着,让它凝固起来,使它变硬;我要把它调制成一种浆糊,我会用它来涂抹19世纪,就像他们用牛粪涂抹印度的宝塔一样。”

这两座博物馆建立在一起,乍看起来似乎有点古怪。可

^① 这部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医生,故有此语。



等我回忆起勒摩的那幅福楼拜解剖爱玛·包法利的著名卡通画时,我才感到这样的安排自有道理。那幅画表现这位小说家挥舞着一把餐叉,餐叉上叉着那颗他得意洋洋地从他女主人公心窝里撕裂下来的血淋淋的心。他高高地挥舞着这个器官,好像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外科手术的展品,而在画幅的左边,那斜靠着的被奸污的爱玛的双脚刚刚依稀可见。作家犹似屠夫,作家犹似敏感的畜牲。

接着我看到了那只鸚鵡。它栖坐在一个小小的壁龛里,发亮的活灵的绿眼睛,头翘起着像在探问着什么。“*Psittacus*”^①,栖木的末端镌刻着这样的文字:“鸚鵡,居斯塔夫·福楼拜自鲁昂博物馆借来,当其写作《一颗单纯的心》期间,曾将此鸟置于工作台上,在小说中被命名为露露,系小说的主要人物费丽西蒂的鸚鵡。”一封福楼拜所写的信的复印件证实了上述事实。鸚鵡在他的书桌上呆了三个星期,他看得开始感到心烦了。

露露保存得很好,羽毛干净利落,眼睛准像一百年以前那样使人不快。我定睛凝视这鸟儿,使我惊奇的是,对这位曾轻蔑地不准后世对他怀有个人兴趣的作家,我强烈地感到此时与他接触的感觉。他的雕像是一座经过修补的雕像,他的住宅已被拆除;他的那些作品自然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对它们的反应可不是对他的反应。可是这里,在这只处于常规然而又显得神秘的保存形式之下的、无懈可击的绿鸚鵡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感到我几乎早已熟悉这位作家了。我既感动又欣悦。

① 鸚鵡的拉丁学名,因以剥制标本展出,故名。

在回旅馆的途中,我买了一本作为学生课本的《一颗单纯的心》。或许你知道这故事。这是写一个名叫费丽西蒂的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佣,服侍了同一个女主人整整半个世纪,无怨无悔地为别人的生命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她转而又喜爱上一个粗暴凶恶的未婚夫,喜爱上她女主人的孩子们,她自己的侄儿和一个臂膀上生了恶性肿瘤的老头儿。所有这些人在无意间都先后从她身边被带走了:他们死了,或者离去了,或者干脆把她忘了。这是一种生存,在这里,宗教的慰藉就起了弥补生活的孤寂的作用,这并不出人意料。

在费丽西蒂不断消亡的爱恋对象的链环上,最后的一个是露露,那只鸚鵡。等到了一定时候,它也死了,费丽西蒂便把它剥制成标本。她一直把这件宠爱的遗物留在身边,甚至在它面前下跪做祷告。在她简单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在教义上的混乱思想:她不知道圣灵是否在传统上表现为鸽子,要是描画成一只鸚鵡会不会更好些?逻辑无疑在她这一边:鸚鵡和圣灵都能说话,而鸽子却不能。故事的结尾,费丽西蒂自己也死了。“在她的嘴唇上留着一抹微笑。她的心脏跳动一下比一下地慢下来,一下比一下遥远,像一座流水干涸的喷泉或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回声;在她呼出最后一口气时,她想她看到天国的门为她打开了,一只巨大的鸚鵡在她头顶展翅翱翔。”

语调的控制是极为重要的。试想写一部小说在技巧上的困难吧。小说是一只粗劣地剥制的鸟,加上一个荒唐可笑的名字,最后竟然终止以代表三位一体的三分之一,其中涵义既非讽刺,也非伤感,也非渎神。再进一步试想,从一个愚昧

